

新媒体环境下，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剧评

本报记者 刘 森

多年来，作为戏剧艺术生产链条上必不可少的环节，戏剧评论的状况有些尴尬——虽然地位举足轻重，有质量有深度的佳作却凤毛麟角，专业从业者更是屈指可数。随着新媒体的蓬勃发展，以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新媒体、自媒体让戏剧评论的参与和接受人群扩大到了前所未有的范围，而这样的“低门槛”，也同样带来了不可忽视的问题。

日前，由北京剧协、《新剧本》杂志、凤凰网影视文学频道联合在京主办的“新青年、新语境、新剧评——2015北京戏剧评论发展论坛”上，戏剧评论的从业者、以新媒体为媒介参与戏剧评论的青年人和相关专家学者，展开了一次深入的讨论。

戏剧评论缺失于当下的戏剧环境中

“多年前，我曾写过一些被圈内认可的剧评，并因此认为戏剧评论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天地，后来我却逐渐发现戏剧评论是不被需要的。因为戏剧评论多数是受创作团队或剧院邀请而完成的，评论变成了一种包装和附庸，失去了应有的价值。戏剧评论应该站在独立的立场，不受剧团或团队制约。”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刘彦君所说的现象，也是让众多专家学者和戏剧从业者痛心疾首的问题。

在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导演吴晓江看来，戏剧评论缺失于当下的戏剧环境中。“对于从业者而言，很愿意看到犀利有见地的戏剧批评，这可以让创作者得到提高。创作者常常会局限在创作中，客观冷静的评论也许不能直接指导作品的改进和发展，但至少能对同一题材、同一做法的戏剧作品有较为全面的认识。”

我们有些什么样的剧评

“现在戏剧评论最大的问题是不说真话。”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导演罗锦麟毫不客气地说，“很多持批评观点的文章，报社和杂志社不接收；有些作者怕得罪人，也不说出真实的感受，所以很多人在微博上写匿名的评论。”

正如罗锦麟所言，相较于传统戏剧评论大都“一团和气”的状态，新媒体平台显得多样而喧哗。它取消了参与评论的门槛，激活了不少

观众的表达欲望，让观点出现了碰撞，对话产生了分歧，言语变得犀利，而这恰恰成了所有参与者、旁观者的乐趣所在。

“押沙龙在1966”和“北小京看话剧”是曾多次引发戏剧圈热议的两个微博账号。在网络上读文多年后，人们至今还不知道这两个文风鲜活且不乏真知灼见的剧评账号是谁。

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副主任彭涛不久前看了一出让他失望的话剧，后来他读到了“北小京看话剧”关于这部作品的评论，“当时读完，会觉得自己对作品的不满意得到了宣泄，可事后再想想，这样的评论并没有对戏剧创作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剧评人陶庆梅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她注意到，匿名剧评人的批评标准往往是混乱的，而且不断在变换，“这种缺乏标准的批评，往往很难和当下的戏剧创作产生呼应关系，反而会伤害到创作者。”

此外，一些媒体和媒体人也开始利用新媒体，以开设微信公众号等形式进行着剧目推荐和戏剧评论。《北京晚报》记者王润介绍，她开设名为“大小舞台之间”的微信公共账号的原因在于，由于纸媒版面的限制，采访中有意思的花絮、细节不能尽述；由于多年从事戏剧报道，她希望以自己的视角向观众推荐有价值的剧目；希望有一个平台能聚集热爱戏剧的年轻人，并把他们的评论和创作推广出去。

专注于新媒体互动平台经营的宽友文化交流有限公司总经理高伟将参与戏剧评论的人群进行了划分，他认为，广义地讲，戏剧评论人群是一个金字塔形的存在——塔尖上的是有着专业学习背景和知识底蕴的小部分人；第二层是作为行业观察者、长期接触台前幕后的媒体人；第三层是每年有大量观剧次数的资深观众；第四层塔基上的人就是现在大量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上以点评形式发表评论的群体，处于大众化的层面，相对浮躁和武断。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剧评

“自媒体时代不缺感受性的东西，缺的是把专业知识向公众的平台转化。现在一些网络上的剧评人凭借着太少的知识上发表了太

多的感受。”陶庆梅犀利地点出了新媒体背景下戏剧评论的问题所在。

而剧评人张杭则直指匿名剧评人的软肋，指出他们在专业性上的欠缺，“通常他们评论传统的、文本的、情节性的戏剧比较到位，谈论新剧场或所谓后戏剧剧场的作品时却很不得手。”不过，在张杭看来，这种专业理论的缺失似乎并不完全是剧评人的责任。“近年来国外重要剧作家的作品翻译到国内来的太少，戏剧理论著作的译介更少。另外，戏剧批评的误解也影响戏剧批评的含金量，有人以为提到‘批评’就是说一个戏的好坏，其实戏剧评论中解读比狭义的批评更重要，好的戏剧评论除了能够深刻解读一部作品，还要能够提出一些思想性的东西。”

对于网络上崛起的年轻剧评人，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主任张先建议他们要心平气和，“戏剧评论不是骂人‘拍砖’，而是要去讨论戏剧从剧本、导演、演出到观众的一系列问题。如果仅从猎奇的角度进行批评，这只会让戏剧评论堕落。”

经营着微信公共账号“艺绽”的《北京日报》文艺部副主任周健森认为，如今的戏剧评论者与戏剧创作者、生产者之间严重脱节。“戏剧创作者的理念领先于戏剧评论者，使双方对话缺乏了沟通的可能性。很多戏剧评论者没能走出去观摩国外前沿的戏剧作品，这就与创作者之间出现了偏差。”

新媒体环境下碎片化的评论内容也让人堪忧。剧评人徐健说：“上世纪50年代，从事或参与撰写剧评的都是学贯中西、具有深厚美学修养和人文学识的人。他们在那个特定历史环境下，通过剧评点评剧目，传播戏剧文化，至今读来受益匪浅。”他认为，戏剧评论需要有深厚的底蕴和积淀，“它是一种生活，需要热爱这份事业的人去从事，当作生命的一部分并为之做一辈子。”

高伟则认为，作为产业链末端的戏剧评论并没有与整个产业链形成闭环。“我认为理想状态是形成一个独立而强大的评论体系，这个体系能反过来影响最前端的投资和创作，这样的产业才是完整的。”

北京曲协送曲艺进校园

本报讯（实习记者罗群）4月17日，由北京市文联主办、北京曲艺家协会承办的北京曲艺节目展演暨曲艺进校园系列活动走进北京科技大学。相声、北京琴书、山东快书等曲艺形式轮番上演，为师生们送去欢乐。

北京琴书名家王树才携爱子上阵表演的北京琴书《长寿村》韵味醇厚、诙谐幽默；应宁、何云伟这

对相声演员不说相声，改唱京韵大鼓，有板有眼，举手投足颇具功力；山东快书名家高洪胜表演的山东快书《武松传》融入生动的身段表演，引来阵阵掌声；相声名家李金斗、李建华最后出场，将演出推向高潮。

据悉，曲艺进校园系列活动还将继续组织各种曲艺形式的演出走进各高校，以期培养更多的曲艺爱好者和曲艺人才。

古诗词合唱音乐会高校唱响

本报讯（记者刘森）4月10日，中国广播艺术团广播之友合唱团在北京服装学院举办《古诗新韵——中国古诗词合唱音乐会》，也开启了广播之友合唱团2015年“高雅艺术进校园”的序幕。

音乐会上，由作曲家、指挥家金巍执棒，广播之友合唱团以混声合唱、男声合唱、女声合唱的形式，共演出了20首为中国经典古诗词谱写的合唱作品，这些作品均由金巍创作完成，其中包括《诗经·关雎》、《沁园春·雪》、《赋得古原草

送别》、《春江花月夜》、《观沧海》等。金巍的创作融合了多种音乐元素，巧妙契合了古诗词的意蕴，且极具画面感。

广播之友合唱团于1984年由合唱指挥家胡增荣组建，团员为首都各界声乐爱好者。30余年来，在胡增荣、杨鸿年、刘德裕、杨力等艺术家的指导下，合唱团演唱技巧日臻纯熟，音色纯粹而富有感染力。

据悉，5月22日，广播之友合唱团将走进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京剧表演艺术家叶少兰收新徒

本报讯（记者刘森）近日，国家京剧院三团小生演员张兵在国家京剧院畅和园剧场正式拜京剧表演艺术家叶少兰为师。谭元寿、梅葆玖、杜近芳、李维康、耿其昌等众多京剧表演艺术家赶来祝贺。

年过七旬的叶少兰是叶派小生艺术的主要传人，他出生于梨园叶氏家族，受教于姜妙香、俞振飞、茹富兰、闫庆林、萧连芳等老师，在其父叶盛兰的言传身教下，继承了叶派艺术的四功五法和扇子生、雉尾生、武小生、官生、穷生等小

生各门类的艺术精华。

张兵毕业于第五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先后在《清风亭》、《武则天轶事》等重点复排剧目中担当主演，并在去年国家京剧院40岁以下演员的业务考核中取得了小生组第一名的成绩。

拜师现场，张兵激动地表示，终于完成了自己多年心愿，将跟随老师刻苦学戏。叶少兰则寄语徒弟：“要做明白的演员，不做糊涂的戏匠，在感恩创派大师的同时，要努力做有筋骨、有温度、有道德的艺术家。”

中艺财富“1+4”艺术品投资平台启动

本报讯（记者张峰）4月18日，由中艺财富文化艺术品投资管理中心主办、中国企业报股份有限公司支持承办的中艺财富“1+4”艺术品投资平台启动仪式暨首批中国“双百”领军艺术家资本产品上市发布会在京举行。

作为一家具有16年艺术品经营历史的文化企业联盟，中艺财富自2009年起致力于研究开发新的经营模式，经过大量的技术研发和系统

测试，最终于2013年成功研发“1+4”艺术品投资平台。所谓“1+4”平台，即“增值产品营销平台、资本产品交易平台、会员专属特卖平台、投资理财体验平台、线上线下联拍平台”，它不仅实现了艺术品线上线下快捷、公正、公平的交易，更极大地满足了普通艺术品爱好者的需求，使他们能够更便捷地与当代艺术家接近，并通过收藏与拍卖，达到资产的增值保值。

2015年初，中办、国办正式出台了《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和《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以下简称《意见》、《标准》)，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绘制了一张扎实的文化民生“施工图”。作为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为目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率先开展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创新举措，与《意见》和《标准》多有契合，该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正结出累累硕果。

成都市成华区：探索公共文化建设新路径

张亚蓉

成华区是四川省成都市5个主城区之一，东山客家起源于此，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上世纪50年代，该区域是成都市最早、最大的工业集中发展区，新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激情再次成就了此地的繁华，形成了成华区古朴与时尚并重的文化风尚。时至今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春风中，成华文化更加欣欣向荣。

推陈出新 创新机制利群众

《意见》指出，制定统筹建设多功能于一体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配套建设群众文体活动场地。

早在2008年，成华区14个街道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已全部建成，并在随后几年的提档升级完善中，因辖区人文内涵、群众所需而异，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特色。在整合基层宣传文化、党员教育、科学普及、体育健身等设施，加快促进该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社会化、高效化，建设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推动基层公共文化资源共建共享等相关工作上起到了积极带头作用。

《意见》明确，鼓励和指导社会力量参与，建立健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大力推进文化志愿服务。

在综合文化活动中心的管埋上，成华区推陈出新，创新机制，率先采取管理服务外包机制，购买文化类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青龙街道和新鸿路街道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就是外包服务管理的典型。成华区文广新局分管公共文化的

田福盈副局长介绍，在积极培育文化社会组织的实践中，成华区通过多次深入调研和成本效益核算，经过3年的考察、研究、筹划，确立了“公共文化服务外包”模式，建立了“购买机制、决策机制、管理机制、监督机制”四位一体的工作方法，切实实现“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目前，开展服务外包试点的街道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全面推行法人治理结构，成立了由成华区文广新局、街道办事处、文化行业专家、群众代表、承接机构共同组成的街道文化活动中心理事会，共同参与决策和监督。

文化服务承接机构根据群众需求走出去，吸引群众主动走进来，让老百姓感到实实在在的文化氛围。文化成为百姓的重要生活内涵，综合文化活动中心成为群众不可或缺的文化生活归宿地。此外，文化志愿者服务也已在成华区开展多年，成为一大特色。

由专业的社会机构管理和文化志愿者服务带来的变化，老百姓看在眼里，乐在心头，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攒足了人气。而这些改变，也正是来源于成华区文化工作者多年来扎根基层的积极探索。

按需定制 满足群众文化需求

《意见》要求，建立群众文化需求反馈机制，开展菜单式、订单式服务。

每到年末，成华区的群众都会接到一份这样的调查问卷：“您喜欢什么类型的节目？”“您对办好群众性文化活动有哪些建议？”……结合

收集到的群众意见和建议，成华区文广新局会根据大多数群众的文化需求，制定第二年的文化活动方案。

2014年，成华区共开展“戏曲进社区”“高雅艺术进广场”“文化直通车进校园”“公益电影进院落”“慰问演出进工地”“文艺培训进中心”文化惠民“六进”行动500余场，惠及群众15万人次以上。成华区文广新局局长张忠兴说：“公共文化服务除了要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更要引导群众的文化认同，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成华区的惠民演出不仅有歌舞综艺表演，还能让普通百姓进音乐厅听交响音乐会，进剧场看川剧、话剧、杂技剧，这些室内舞台演出满足了群众的多元化和个性化需求，文化惠民的品质不断提升。群众通过“点菜”，参与度更高了，文化工作的互动性更强了，文化的力量发挥得更好了。

2014年，随着“成华区公共文化数字化管理服务平 台”和“成华区公共文化服务微信平台”两大信息化平台的相继推出，群众表达文化诉求的途径变得更加便捷，第一时间掌握文化活 动动态信息也成为现实。在活动中 的数字化管理服务平 台终端上，只要手指一点，就可以轻松查阅查看成华区“文化月历”，全月的文化活 动一目了然。“群众点菜，政府买单、专业团队烹制配送”这一文化服务定制新方式，让政府定制的文化服务，不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与群众文化需求贴得更近，与社会文化教育功能结合得更好。

回归群众 实现文化品牌活动常态化

《意见》强调，加强公共文化服务品牌建设，推动形成具有鲜明特色和社会影响力的服务项目。

成华区有着大工业文明的印记，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能歌舞。街道的新春惠民晚会原本打算向演艺公司购买舞台演出，计划一提出就被群众否定了：“我们自己能唱能跳能演，为什么要请外面的人来演？我们要自己办晚会！”群众文化积极性很高，也有这方面的基础，他们最迫切需要的是政府给予他们艺术指导，为他们搭建平台。在成华区文广新局的指导下，由退休工人自编自演的舞蹈《激情岁月》、小品《警察故事》曾多次获得省市大奖。

现在一说起区里的文化活动，居民都能说



百家班川剧团在龙潭街道同乐社区开展“戏曲进社区”文化惠民演出



社区居民在青龙街道综合文化活动中排练器乐



成华区2015年社区群众新春音乐会